

# 印尼孔教28天行记(五)

## 作者：陈勇

悟，面对生活；立下大志，争上进，免做错。

至圣呀，有时候因穷困，令我忧愁。那么多考验，教我奈何。任我心被动摇，因为它纠缠执着。唯钦经书，解疑惑，立功果。”

另一首《存心养性歌》则唱道：

“当至圣置身东山顶峰，鲁国图影尽在慧眼中；当至圣置身泰山顶峰，天下蓝图尽在慧眼中。

观水有术，圣贤视其澜。江海势头，后浪推前浪。日月普照，万象多灿烂。立志于道振，三纲五常。看过了澎湃的大海，江河里只见流水长往。游于圣门庭院诗礼堂，悟得世间俗话难如上。

高山大川，昼夜何曾停。未平不行，盈科而后进。古今

为学，自强创文明。止于至善，千秋同感庆。”

大约一个小时候后，我们抵达了吴炳邦学师位于雅加达西郊的家。这是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小区，与雅加达大街上的喧嚣和扰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二层小楼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，院子里和街边上都种满了各种热带树木花草，给炙热的空气带来一缕宜人的清爽。吴学师的家朴实而温馨，客厅里摆着传统的中式家具，门厅则供着父母的遗像。二楼设有神龛，供奉着孔子、关公和太岁；下面供奉的是土地神、观音、白虎将军等神灵。一般印尼孔教徒的家，都设有这样的神龛，也都供奉着孔子的画像和数目不一的神灵。吴学师和夫人共养育了七个

孩子，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，其中有四个上了以计算机科学闻名的私立建国大学（Universitas Bina Nusantara），令只受过初中教育的他倍感自豪。由于苏哈托执政的三十二年推行严厉的排华政策，印尼华人不能使用中文名字，不能说中文，也不能庆祝传统节日，造成了两代人的文化断层。吴学师和他的太太能说流利的中文，而他们的子女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。

这两天吴学师的家正好有两位客人，是他的远房侄子及其朋友，来自吴学师的祖籍福建省安溪县，也就是中国著名的乌龙茶之乡。两人都是五十出头的年纪，以种植茶叶为生，黝黑而结实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一看便知是厚道而朴实的庄稼人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虽然我的老家四川离福建有千里之隔，但在遥远的赤道之南的爪哇国不期而遇，还是有说不出的惊喜和亲切。我们坐在门外的阳台上，就着香浓的印尼咖啡和糕点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，无所不谈。使用的语言也是琳琅满目，吴学师夫妇与他们的子女

用印尼语交谈，与福建亲戚则用闽南话，我与他们交流则用普通话，与他们的子女交谈时则用英语。

闲聊中得知，从八十年代开始，吴炳邦学师已经多次回到福建祖籍探亲，亲眼目睹中国的沧桑巨变。这两位福建远亲此前从未出过国，甚至从没有走出过泉州的地界，如今在吴学师的邀请之下来到印尼探亲及旅游，更是见证了世事的更替。吴学师与我相见恨晚，大谈特谈学儒心得，互相砥砺。兴之所至，他再一次吟唱起自己创作的孔教歌曲，他的太太也在一旁随声应和，让人至为感佩。让我格外叹服的是，吴学师对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相当熟悉，格言警句，信手拈来，出口成章。我因久不温习，以至倍感生疏，出口忘言，不胜惭愧。

不知不觉天色已晚，喧闹的雅加达也渐渐安静下来。年届古稀的吴学师不辞辛劳，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可口的印尼特色菜。一时杯盘交错，宾主尽欢。晚间，我与福建乡亲被安排在二楼的客房就寝。由于室内没有空调，雅加达的夜晚仍达三十

多度的高温，又热又闷，让我回想起少时四川老家夏天的天气。那时还没有电视，每天晚饭过后，都要端张凳子，拿把竹篾扇，到屋后坐上几个时辰，家长里短地闲聊，有时要到凌晨一两点，才回屋睡觉。虽然已经习惯了墨西哥城的温和天气，但雅加达的闷热并没有吓到我。反倒是那满屋嗡嗡嗡嗡的蚊子，给我以无微不至的“关怀”，使得我手忙脚乱，穷于应付，也不知几时几刻终于睡着了。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甫进门的那一刻，吴学师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。颜回甘于一簞食、一瓢饮，吴学师无动于高温和蚊虫，而我，又岂能于此有所怨懣？来印尼之前，我已经拟定了到西加里曼丹热带丛林走一遭的计划。我想去遥远偏僻的山间小镇拜访孔教礼堂，更想去原始密林中接触神秘莫测的达雅人（Dayak），那些传说中的华人失散的兄弟。我甚至连防蚊虫叮咬的药剂都没带。酷暑蚊虫，于我何伤焉！

未完 下期待续



吴炳邦学师和孔教大学生